

百合文丛
高松年 主编

三北碧血魂

三北

碧血

魂

SAN BEI JI XUE HUN



张文勤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百合文丛
高松年 主编

三北

三北碧血魂

碧血魂

SAN BEI
BI XUE HUN

张文勤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北碧血魂 / 张文勤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8

(百合文丛/高松年主编)

ISBN 978-7-80240-214-0

I. 三…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2358号

书 名	百合文丛
主 编	高松年
责任编辑	卢昌五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艺文报刊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17
字 数	2750千字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0元 (全十五册)

序

戚天法

高尔基说过：“活着不能没有抱负，……追求才是真正的生活目的。让整个一生都在追求中度过吧，那么在这一生里必定会有许多顶顶美好的时刻。”张文勤先生年近七旬，久怀弘扬故乡先辈英烈丰功之志，积聚毕生阅历，竭尽毫厘余勇，呕心沥血，数易其稿，洋洋洒洒写出了《三北碧血魂》。作为他的同乡、同龄和同志，我细细读来，倍感亲切与可贵，真可谓感慨系之。

在感动、感叹与感奋之际，不由得蓦然想起了已故的慈溪市政协委员、著名文史方家范无伤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馈赠给我的那首调寄“金缕曲”词牌，今原封不动，“借花相贺”，虽有生硬之嫌，但颇觉神形相通。词云：“拔地风波起。诵传奇、才情豪迈，淋漓胸次。三北由来多英杰，岂忍魑魅吞噬。仗彩笔、新编诗史。剑影刀光拚搏里，看群顽喋血人皆喜。歌正气，荡心肺。人民铁掌谁能抵！笑元凶，机关算尽，终输妙机。三十万言英雄谱，行遍歌台曲肆。恁一霎洛阳纸贵，艺苑草熏花正艳，勤耕耘莫忘源头水。长共勉，冀容喙。”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张文勤先生

出生于革命之家，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良好熏陶，上大专、任教师、投军营，做工人，其间不乏“五好战士”、“技术能手”的一顶顶桂冠。他素来耿直，为人勤勉，视事顶真，砺志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诚然，世事犹如转蓬，事实正如他所叹惜的那样：“文革的摧残，使我永远成为一个毫无建树的人。”然而，气馁与沮丧决不是他的个性，即使是在临近花甲之年，仍然顽强地学习计算机操作技能，赴千里异乡学习电脑雕刻技术，转而又创建“文雅图文雕刻公司”。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该书的创作既是其有生以来首次试笔，也是顽强生命涌泉的蓄势喷发，更是人生使命感的集束呈现。小说又像一部传奇体故事，在体裁风格、谋篇布局、悬念设置上虽有商榷之处，但字里行间潜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丰富的处世哲理和有血有肉的生活细节。尘埃难蒙宝光，珍珠总有异彩，存瑕疵更会显得自然、质朴与壮美。故乡先辈英烈的不朽精神，必定会在日新月异的三北大地上世代流传。

2008年5月1日写于宁波

前 言

1927年2月，北伐军进驻宁波，推翻了军阀统治，工农群众运动迅速高涨。3月底，在共产党人推动下，成立了国共合作的由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宁波临时市政府。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宁波总工会、宁绍台农民协会办事处及各县农协组织纷纷建立，党的组织也得到相应发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宁波局势逆转，由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宁台温防守司令部”肆意镇压群众运动，封闭宁波《民国日报》社和各群众组织的办事机构，解散宁波临时市政府，率先在宁波“清党”。农村的土豪劣绅也乘机反攻倒算。但宁波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没有屈服，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6月22日，蒋介石终于举起屠刀，他派往宁波的清党委员杨虎和陈群两人，三天内杀害宁波地委委员杨眉山、宁波总工会委员长王鲲等6名共产党员，并在宁波地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镇压。“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

· 三北碧血魂 ·

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〇三六页。）

目 录

序·····戚天法 (1)

前言····· (1)

第一章: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1)

孤军奋战····· (7)

劫狱抢尸····· (36)

患难之情····· (49)

第二章: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 (78)

暴动····· (100)

智取虎山城····· (103)

各个击破····· (115)

兰局长命丧眉山下····· (129)

· 三北碧血魂 ·

声东击西·····	(139)
再取虎山城·····	(160)

·····
· 第三章：大兵压境 ·
·····

大兵压境·····	(171)
智破骄兵·····	(190)
气壮山河·····	(197)

·····
· 第四章：劫后重逢 ·
·····

劫后重逢·····	(213)
探狱营救·····	(219)
患难结同心·····	(229)
抗日救亡·····	(238)
战地救护·····	(241)

·····
· 第五章：黎明前夜 ·
·····

黎明前夜·····	(250)
大义灭亲·····	(258)
尾声·····	(269)

后记·····	(279)
---------	-------

第一章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1927年6月初，正是江南的梅雨时节，浙东“三北平原”上空，一片阴霾，苍穹如坠。雨，忽大忽小，时断时续，洒落在村镇、田野，空气几乎能拧出水滴，时隐时现的太阳光洒在刚被雨水浇湿的地面和屋顶上，逼出腾腾蒸气，人犹如在密不透气的蒸笼内蒸烤。田地上的大麦、蚕豆等春花作物纹丝不动，仿佛也凝固了。偶尔看到几个勤快的农夫在疏浚沟渠，排放积水。

几个行人急匆匆地向南行进着。

这是一条从灶墩镇通向县城的石板大道。行色匆匆的五人神情严肃，走在最前面的一位长者年约五十出头，一头飘逸的西发下，挺拔的鼻梁上，一双炯炯有神的丹凤眼，警觉地环顾四周，斜挎在黑色对襟衣服外面的一支快机驳壳枪，随着行进的脚步有节奏地微微摆动着，个子虽不高，却步履矫健。他不时地与同行的四个汉子交谈着什么。这四人二十五岁上下，头戴竹笠，一式的白土布对襟衣衫，黑色过膝叠叠裤子，腰系蓝色腰带，腰带上左右各插着一支驳壳枪，其中一人还背了一把油布雨伞和一只黑色挎包。这五人是中共姚县纠察队的

成员，走在最前面的长者是队长胡丛昭，背伞的是他的次子胡勇六，年方二十有三。胡勇六年轻气盛，血气方刚，遇事容易冲动。胡丛昭为了锻炼他，磨砺他的意志和胆识，有意将他带在身边，以便言传身教，随时督促，将来为国出力。其他三个是胡的警卫。

胡丛昭乃“三北”知名人士。早在青少年时，他目睹清王朝的腐朽无能而痛心疾首，后受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影响，即怀革命之志。辛亥革命前夕，胡丛昭结识了著名的革命党人、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陶成章的带领下，一面联络革命党人，一面在家乡灶墩镇秘密制造枪支弹药，以供起义时需用。1911年辛亥革命告成，正当胡丛昭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曾带领胡丛昭参加辛亥革命的陶成章却被国民党内部的右派人物蒋介石暗杀。严酷的现实似一盆冰冷的水泼向胡丛昭……迷茫中的胡丛昭忧郁地返回家乡。由于不平凡的社会经历和出色的才干，胡丛昭在家乡很快就受到乡亲们的爱戴，他一边以教书维持生活，一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6年，胡丛昭终于和中共党组织派来的郭静唐、竺清旦等同志接上关系。在党的领导下，他招集水巡队旧部，发动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但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姚北的一批地痞流氓，土豪劣绅也乘机而动，他们公然捣毁刚成立的红色盐协，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白色恐怖一时滚滚而来。为了打击这股反动逆流，胡丛昭受县党部委派，率领纠察队急奔姚北，在上虞县纠察队和洪塘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对姚北的黄春晓匪帮进行了歼灭性打击，黄匪在庵东的几间房子也被愤怒的革命群众烧毁。

这次胡丛昭赶赴姚城，一是向县党部汇报前阶段对敌斗

争的情况，二是听取县党部对今后新形势下斗争的指示。

上午 10 点左右，胡丛昭一行进入姚城候青门，抄小路向县党部走去。

县党部设在一座地主的老宅，这是由七间二楼和东西两排平房组成的呈凹字型的院落。高高的围墙将房子严密地圈在一起，院落坐北朝南，北面有一座狭长的山丘，横亘东西，犹如卧龙伏地。围墙后门有一条沙石小径可直通山脚。此山怪石嶙峋，山上杂草丛生，灌木森森，一旦进入小山就根本看不见踪影；姚江宽阔的江面从围墙南大门的不远处流过，一条红石板铺成的石板路从大门口一直延伸到姚江岸边的长方形埠头上。埠头两旁伸出的石条上凿有石孔，供停泊的船只系缆绳之用，从水路往东可直达宁波，往北可通“三北”腹地；宅子里的人一旦遇盗匪等意外侵袭，也可遁入小山躲藏。据说主人为了选中这个地方建房，还曾花了不少银元请了一位风水先生精心测算一番呢！

北伐军攻入宁波后，惊恐的宅主连夜收拾细软，带着家小逃往上海，宅院由一个老女佣照看着。

县党部成立后，看中了这个环境特殊的宅院，把县党部设在宅院内。

胡丛昭五个人东转西弯地走出小弄，眼前豁然开阔，老远就能望见县党部所在地宅院高高上翘的马头墙。胡丛昭习惯地环顾四周，心里暗暗地升起一股异样的感觉：县党部周围冷冷清清的不见一个人影，昔日泊满在大门对面石埠头两旁的船只，此时也不见踪影。他快步走向围墙大门，挂在大门左边的“中共姚县县党部”的木牌子也不翼而飞。推开虚掩的双扇黑漆墙门，院子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他缓步进入大院扫视着东西厢房，里面摆放整齐的桌椅板凳揩得很干净，保持着原

来的位子。胡丛昭踱向楼房，众人跟着他，谁也没有说话。楼房里也是空荡荡地不见一个人影。

“有——人——吗——？”

胡丛昭拉长的嗓音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静……没有动静。“屋里有人吗？”少顷，胡丛昭提高嗓门又喊了一声。

“来了，来了！”

随着声音从楼上跑下一个中年妇女。

“哦，是胡先生啊！……楼先生他们走了。”

望着满脸狐疑的胡丛昭，女佣不待胡丛昭发问就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前天我回了一趟梁弄老家，昨天回来时，楼先生他们已不在了，在灶头我发现楼先生留下的门钥匙和一块银洋钿，——你看……”女佣边说边从斜襟口袋里摸出一个银元，欲交给胡丛昭。

胡丛昭用手一挡，微笑着打断女佣的话：“这是给依的工钱，依自己收着，我们路过这里，顺便看看……”胡丛昭掩饰着自己的来意。

“那我去给你们做饭，去给你们做饭！”

女佣一迭连声地说着，并喜悦地把银元塞进怀里。

“不用，不用！阿拉看看就走。队部早为阿拉烧好了中饭，等阿拉回去吃呢。”

胡丛昭哪里还有心思吃饭，找了一个借口回绝了女佣的好意，随后在楼下逐间观察起来：党代表办公室、文书机要室和宣传动员室等都空空如也，只有在宣传动员室的墙壁上，“打倒土豪劣绅！”“工农当家作主人！”等等红绿标语还赫然在目。大概是受这些标语的触动，胡丛昭又走到写字台旁，拉开抽屉一只只地查看着，希冀发现一些东西，但一无所获。正在失望时，勇六俯身抽出最下面的一只抽屉，里面一张报纸引起

胡丛昭的注意。这是一张第 179 期的《向导》周刊，胡丛昭俯首抽起，想不到底下还有一本《余姚评论》的小册子。这意外的惊喜使胡丛昭激动不已，把它们紧攥在一起贴在胸口沉思起来，随后交给勇六，装入勇六背着的挎包里。此时此刻，胡丛昭终于从各种迹象中得到一些启示，却一时又无法理清。他当机立断：“走，去队部！”五人快步来到县政府警察局。

自从攻下警察局，警察局成了县纠察队队部，大部队去了“三北”，还有一个班的战士留守。一到队部，胡丛昭吩咐留守班长立即去租一艘快船，把有用物品装船运往灶墩镇。然后胡丛昭又带着勇六走访几个关系户，但所到之处，不是大门紧闭无人答应，就是物是人非换了主人。胡丛昭呆立巷口，凝视苍天，心情犹如阴霾的天气，沉重起来。他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时，有人轻拍他的肩膀，“胡先生，你咋还来？”背后传来一声悄悄的问话。胡丛昭回头一看，原来是住在弄口的补鞋匠。补鞋匠环顾四周，凑近胡的耳朵，“城里来了许多新‘面孔’，听说是宁波杨虎派来的。”顿了一下，补鞋匠又焦急地说：“城里不能久留，楼主任要我转告你，立即撤退，隐蔽斗争，快走吧！”

这个补鞋匠是胡丛昭安在姚城单线联络的眼线，时刻监视着敌人的动向，在这紧急关头，他把敌情及时向胡丛昭报告，并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

胡丛昭微笑着点着头“哦，哦”地回答，平静地对补鞋匠说：“不要紧张，怕死干不了我们这一行，我倒要与这群虎狼决一雌雄哩！”胡丛昭嘱咐补鞋匠长期潜伏，注意安全，然后告别补鞋匠，重返县纠察队部。

队员们已装船完毕，见队长回来，簇拥在他周围等他发

话。“走！”胡丛昭一声命令，转身跨出县纠察队部大门，径直向船埠头走去，众人默默地跟着他，一起上了靠在埠头上的快船。快速驶出城区，一进入东横河水道，两名队员又跳上河岸背纤，瞬间水声哗哗，白浪翻滚，船头犁开水面，加速向灶墩疾驶而去。

船舱里的 10 名纠察队员谁也没有说话，刚上船时有几个队员还暗自流泪。是呀，一个月前，热火朝天的革命情景还历历在目，一下子就变得如此清冷。今天又撤出县城的纠察队队部，谁的心里好受啊！坐在后舵舱的胡丛昭眯着眼，凝视着远方，似在欣赏这初夏时节河两岸农田的景色，其实胡丛昭心里更是空落落的不是滋味。长期的革命实践使胡丛昭更加清醒：当务之急是稳定队员的情绪。他看了看船舱内的队员，清了清嗓子说：“弟兄们，把精神振作起来！今天阿拉撤出姚城，是为了保存实力，以便今后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更何况虎山镇和灶墩等一大片地区还在我们手里。”胡丛昭挥着手大声说：“形势越是严峻，阿拉越要抱成团，去迎接困难，战胜困难，打败敌人的进攻！同志们！考验阿拉的时候到了！”

“对！大不了跟这些王八蛋同归于尽！”勇六也挥着拳头接上一句。

船舱内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一个队员拎出一筐杨梅，“来来来，吃几个杨梅解解渴，这是一个山民上午送来的，我舍不得弃掉，带上船了。”

就这样，胡丛昭和他的纠察队员边吃杨梅，边议论起今后的斗争策略。不知不觉中，快船过了几道堰坝，向北进入虎山江，继而驶入凯旋江，黄昏时分到达灶墩镇。胡丛昭向队员一一作了交待，与勇六一起返回胡家弄的家中。

孤军奋战

中共姚县县党部的突然消失，给胡丛昭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得不到党的具体指示，胡丛昭似断了线的风筝，没娘的孤儿，下一步该怎么走，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胡丛昭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苦苦思索……突然，激灵一下，心头灵光一闪，白天在县党部发现的两件刊物倏地又浮现在眼前。他一骨碌翻身跳下眠床，点燃煤油灯，从床头的挎包里抽出这两本刊物，仔细地看了起来……他读到毛润之写的《江浙农民痛苦及其反抗运动》的文章；他读到杨贤江在浙江省左派各县党部代表座谈会上的“不要幻想地主资本家会自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必须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的讲话。杨贤江提醒县党部负责人整个形势可能发生变化，特别是要“做好撤退或潜入地下的准备”。读着，读着，胡丛昭心头豁然开朗，紧锁的眉头也随之舒展。他一拍大腿，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起来：“呵，明白了，明白了！”本来胡丛昭是带着歼灭黄春晓部的胜利喜悦去姚县县党部汇报战果的，但一到县党部，面对他的竟是人去楼空的景象，这使他大失所望，心头还暗暗滋生一股怨气。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两党的斗争日趋尖锐复杂，白色逆流滚滚而来，形势瞬息万变，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也十分激烈。而胡丛昭身居海边小镇，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党组织既无法将这些情况及时通知他，又不能长期等待，坐以待毙。所以县党部采取这种巧妙而隐蔽的办

法，留下两份刊物，来启示胡丛昭。胡丛昭本来就机敏过人，读过两份刊物后，自然就悟出县党部的良苦用心。当时的胡丛昭就像是在茫茫大海中迷航的船只，见到远方闪光的灯塔而欣喜异常，因此竟情不自禁地连说“明白了，明白了！”

胡丛昭再也无心睡觉，索性铺纸疾书，准备起第二天给全体纠察队员的讲话提纲来了。已是子夜时分，无法抗拒的瞌睡，似一张无形的黑网渐渐向胡丛昭罩来，干涩的双眼很不听使唤地一次次合拢。胡丛昭绕出厅堂，踱到天井歪角处的水缸旁，从缸里舀了一勺子“天落水”，泼溅到双眼和脸颊上，一阵阴凉的刺激，顿时驱散睡意，精神为之一振。他抬头仰望墨黑的苍穹，不见一点星光，厚厚的云层黑压压地罩在上面，纹丝无风的村落，就像被一口大铁锅罩着；突然远处刮起一股凉风，隐隐约约还能听到一阵沙沙的雨声渐渐移来，这雨由小到大，由疏到密，顷刻就把天井的石板和屋顶的瓦片打湿。胡丛昭三步并作两步，跳跃着跨出天井通往胡家弄的大门，他要去察看弄附近放哨的纠察队员。

狭长的胡家弄毫无声息，胡丛昭贴着墙壁移动着身子，这样既便于隐蔽自己，又躲开了雨水的浸入。正在观察时，只听“扑”的一声，从胡丛昭身后的矮泥墙内跳出一个后生，“胡队长，我在这里呢。”

胡丛昭循声一看，原来是暗哨“獠孙阿新”。阿新大名裘盼新，年方十八，聪明伶俐，讨人喜欢，大伙给他起了这个雅号。胡丛昭打量了一下阿新刚才跳出的地方，原来是一个下部抽掉柴草的柴篷，人躲藏在凹进的柴窝内，十分隐蔽，视线还能越过泥墙，观察弄内外的情况。胡丛昭摸了摸阿新的头，赞许地点点头，“不错，喏，拿去，填填肚子。”随手塞给阿新两包绍兴香糕，又补上一句，“还有一包给阿荣，现在依就去轮换